

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全球蔓延的原因分析

蒯 正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全球化的推进使各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使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高度的世界联动性;二是“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使爆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原因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026-07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四年,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对全世界经济也造成严重的冲击。到现在为止,欧债危机依然在持续发酵。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利益诉求分化明显,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经济体,世界各地到处弥漫着不安情绪。为什么四年后世界经济依然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原因是什么?从中可以接受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的世界联动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工业文明”取代了封建经济的“农业文明”以后,产业资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此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产业资本对银行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因为规模越来越大的产业

资本要想进一步扩大生产,就必须从银行获得大量的贷款。同时,在工业生产扩大的过程中,企业的闲置货币资金又会以存款形式集中于银行,加深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联系。此外,银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实现了大银行对小银行的排挤和吞并,由此导致银行垄断资本的产生。

银行垄断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使银行的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原来的普通中介职能转变为不仅控制整个货币流通,而且还垄断了有价证券发行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他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资本家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1]252}。这种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通的最终结果就是金融资本的产生。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蒯正明(1977—),男,安徽肥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温州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是整个社会资本的两种不同存在形式,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物质技术过程是同质的,可以简化为时间过程;而产业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则是不同的生产要素与产品,物质技术过程极为复杂,其中劳动生产率和技术领先程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物质技术过程的复杂性,才有了千千万万个企业单位。产业资本的生命力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其本身就对应于特定产业的某个具体生产过程,表现为原材料、固定资产等,因此,对产业资本的管理和运用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与此不同的是,金融资本并不拘泥于某一具体产业,在表现形态上,则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表现为货币、债权或股权凭证等形式,流动性是其最主要的特性。

扩张是资本的本性。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必然要求跨越国境而向全球扩张以获取高额利润,由此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掀起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浪潮,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存款利率限制,营造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为了取得外国资金,纷纷放松对货币资本流动的限制,由此大大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全球化。

第一,国际资本流动极度频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许多国家都已实现了货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些国家还逐步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1992年欧盟国家全部开放了资本账户,拉美和东亚新兴经济体也逐步实现了资本账户开放。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国证券投资也逐步开放。这一系列举措大大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2001—2007年这一期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的净资本流入总额由1816亿美元增长至11105亿美元;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证券投资总额由31008.8亿美元增加至73320.8亿美元^[2]。

第二,金融衍生品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加快发展。在利润的诱惑下,华尔街推出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给投机者创造了各种牟利机会。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下,不少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官员、经济学家与市场人士对美国金融创新的追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

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衍生品不断膨胀。“美国2006年GDP为12.9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总量为518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为GDP的40倍,各种债券和资产券为GDP的6.8倍。”^[3]到2010年,“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是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4]。

第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金融机构是金融活动的组织者和服务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获得发展,各个国家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采取扩展业务范围和推进全球化经营的发展战略,各国的大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纷纷走出国门,在其他国家广泛开设分行或代理机构,使越来越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具有了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业务范围。到90年代,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走向金融网络化,即全球金融信息系统、交易系统、支付系统和清算系统的网络化。全球各个市场之间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营业的全球化市场,远隔重洋的地球两端以亿美元为单位的外汇交易在数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加速、金融衍生品迅猛发展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国经济的祸福连在一起了。“金融全球化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5]465},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呈现出高度的世界联动性。(1)金融产品高度关联导致危机传导具有很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金融产品高度关联的情况下,一个金融机构倒下了,持有这个金融机构产品的机构将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这种传导效应是比较明显的。(2)由于各种跨国金融机构会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进行资产组合投资,如果某个地区、某个市场出现了巨额亏损,这些机构为了维持自身日常的流动性,就必然被迫抛售其他地区、其他金融市场的资产,由此必然导致其他地区和其他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紧缺,使得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交织在一起而相互作用。(3)大量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和杠杆式投融资行为的存在,使得一旦出现微小局部的金融动荡或损失,就会引发市场上抛售资产的羊群行为,导致流动性倍数收缩并迅速枯竭,对危机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美国次贷危机

的蔓延为例,其蔓延的路径是:资本的寻机行为导致了次贷衍生品的产生和全球化。这些以房屋贷款为抵押的债券,通过全球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银行和证券公司,将其销售到全球;而当美国的房屋泡沫破裂缩水之后,这些债券也就变成废纸一张,更糟糕的是影响了拥有它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使得这些金融机构运营资本和资产缩水,各家银行彼此失去相互借贷的信任,最终导致世界各银行间的资本市场的冻结。美国债务的全球化及其次贷衍生品的全球化,先将美国自身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雷曼兄弟公司)冲垮,然后波及英国和西欧等其他发达国家,并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从其他新兴市场撤资,从而导致了危机的全球蔓延。

二 “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与世界性的生产过剩

不平衡性始终是资本全球积累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必然造成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也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中心—外围”的二元化结构。这种二元化格局肇始于资产阶级利用殖民手段开拓世界市场的初期,那时工业发展所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急需寻找国外投资场所,这必然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抢占殖民地,而亚非拉地区廉价的原料和庞大的市场,成为资本最佳的落脚点,这就基本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家出口工业制品、落后农业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格局。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更加稳固,而非西方国家被‘边缘化’”^[7]。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利润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转而通过虚拟资本的自我循环来瓜分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把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的、污染性的产品搬到发展中国家生产,由此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其特征是“中心”依靠“外围”的供给,而“外围”则依赖“中心”的需求,“中心”借助于这种等级制的经济结构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剥夺。这种经济结构带来了严重的结果。(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不

断萎缩。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家,能源、钢铁、汽车等都居世界首位,但随着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将货币从实体资本中抽离出来,从事虚拟资本经营,由此也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投机事业的兴起和实体经济的衰落。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代末的28%下降到1990年的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4]。其中“煤矿矿井减少了1/3,石油产量下降了1/3,钢产量降低到不足中国的1/6”^[8]。同样,在欧洲,“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9]。(2)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独立自主创新的精神,往往会迎合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移产业战略的需要,从而实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生产方针,造成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而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在19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象征,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工厂”则正好相反。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这种全球经济结构变得更加一目了然,形成了“美—中”特殊的两极关系,一极呈现为美国的商品进口,另一极呈现为中国的商品出口。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被纳入这一全球资本积累的长链条之中。然而,这一世界经济结构必然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如上所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加速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的同时,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围绕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为核心来运转,世界的经济循环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这种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卖给发展中国家,同时购买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由此形成发展中国家以生产初级产品和外向型产品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人才,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科技开发,只能依靠从发达国家高价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二是在虚拟经济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售低端产品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债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此进一步丧失了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形成这样一个金融资本主导下的

世界经济结构循环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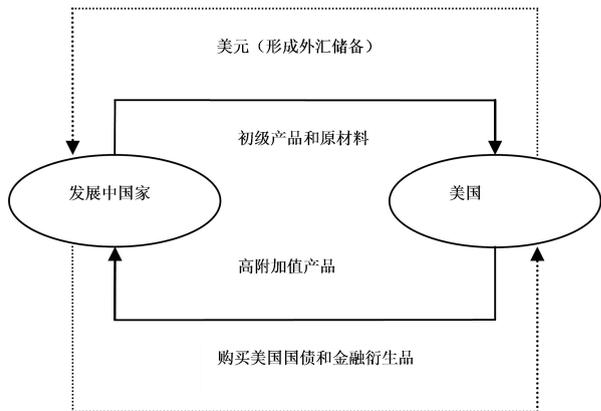


图 1. 金融资本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结构图

第二，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不仅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投机和套利创造了平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自身的人才、技术和资金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大肆的投机炒作，以获取超额利润。“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和储备流失”^[10]，这使得资本从穷国“倒流”到了富国，从而导致全球范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联合国确认，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 1974 年为 19 个，到 2002 年增加到 49 个。目前世界 60 亿人口中，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2 美元的贫困人口近 28 亿，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不足 1 美元的赤贫人口约 15 亿，占全球人口的 1/4。”^[11]以非洲为例，“债务、疾病、贫穷和战乱相互影响，非洲经济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而徘徊不前，在那片贫穷的大陆上，大部分经济体的走势向下运行，无数无助的居民在安安静静中死去”^[12]。

“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家庭财富大幅度缩水，消费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又由于长期世界经济格局的两极分化，自身难以消化自己生产的产品，其结果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进一步形成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就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消费需求持续下降，“2007 年美国消费者的全年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2.9%，不仅

低于 2006 年的 3.1%，也低于 2003 年以来的增长率，甚至低于过去 30 年的平均增长率，由此改变了维持长达 16 年的名义个人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的模式”^[13]。2008 年以后，美国消费需求持续下降，特别是 2008 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消费需求分别为 -2.5% 和 -2.2%^[14]。受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外需缩减以及对外融资条件趋紧等因素的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2008 年全年，我国外贸出口 14285.6 亿美元，增速下降 8.5%；2009 年 1 季度，我国对美出口 45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9%”^[15]。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也更加凸显。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的光伏产品中有 95% 用于出口，其中欧洲市场是出口的重点，其所占比重约为 75%，但是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欧洲国家的需求大幅下降，从而给中国的光伏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据独立第三方调研机构大禾咨询的统计显示，2010 年，国内多晶硅产能利用率为 52.94%，硅片硅锭产能利用率为 47.83%，晶体硅电池产能利用率为 40.48%，太阳能薄膜电池产能利用率则仅为 20%^[16]。光伏行业只是中国众多出口行业的缩影，由于欧美国家的财政债务危机，2011 年，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总之，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爆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性的生产过剩，从而使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这种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又会通过消费、贸易等途径反过来传导到发达国家自身，发达国家走出危机的难度更大，全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三 美元霸权和危机转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货币资本对外扩张主要采取银行贷款的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美元取得了“纸黄金”的特权地位。从此，美元演变为完全虚拟的信用货币，成为世界贸易中的流动性媒介。有了这个媒介，美国就可以在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流动性，美元由此成为美国操纵、控制和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实际上，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结构

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经济的虚拟化还是产业结构的转移都离不开美元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是维系这种世界经济结构的关键。具体来说,美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虚拟化,是金融资本国际扩张的必要前提,由此使全球资本积累具有脱离世界总产出而自我膨胀的能力。(2)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同时,通过美元霸权掠夺他国财富。一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可以发行大量美元来购买他国商品或劳务,或者进行对外直接或间接投资;二是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赤字在输入大量廉价实物资源和输出大量美元的同时,又通过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输出金融资产(如美国国库券),吸收流出的美元回流到美国来为美国提供融资;三是通过货币贬值方式,迫使所有国家共同承担通货膨胀的后果,同时满足国内“消费主义”的物质需求^[17]。

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使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美元国际循环模式(见图2)。在这一模式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美国的政府、居民、企业所组成;另一部分由美国金融机构组成。与美国经济相对应的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贸易账户区,它是由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组成,这些国家一般采取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二是资本账户区,它是由欧洲、澳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组成,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它们通过对美保持贸易顺差所积累起来的外汇购买美国的证券,为美国融资。而美国经济则享有美元主导下的国际经济调解者和支配者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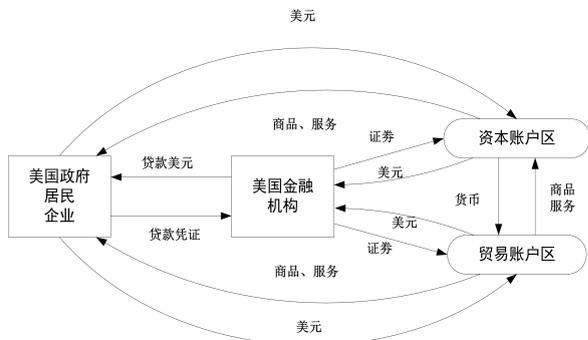


图2. 美元国际循环模式

这一循环模式是:美国将“生产”出来的美元借贷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同时购买贸易账户区和资本账户区的商品和服务,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即美元)。

其结果是不断推高政府、企业、个人的债务规模,扩大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容量,并通过资产的证券化,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国内外投资者手中,这不仅实现了危机的转嫁,而且也使风险在更广的范围内传导。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金融危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那么金融危机的蔓延则是美国绑架了世界。具体来说,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危机的转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赤字向外转移等途径,让自己的高消费由世界承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连续几十年出现贸易和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由1999年的3000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580亿美元;财政赤字由6000亿美元上升到13000亿美元”^[8]。但面对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支付,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又会回流到美国,以债的形式长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逆差即使达到天文数字,美国也毫不在乎,因为通过印刷机就可以取得“平衡”,由此形成美元对全球的剥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推出两轮俗称“印钞票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中(QE1),美联储向市场投放了1.4万亿美元的储备;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又开启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宽松”的资金总额达6000亿美元。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基础上,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再次实施了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QE3),其规模达4000亿美元。海量的货币供给不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造成全球性通胀,而且也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盘剥效应,从而转嫁自身的危机。这主要反映在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上升上,“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前的4.2万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翻了一番,从1.5万亿美元上升到3万多亿美元”^[18]。

第二,实现债务和风险转移,使风险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大量高风险高收益金融衍生品不断从美国境外吸引着大量投资。总的来说,美国的对外债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外国政府拥有的美国资产,即美国对外国政府的债务,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二是外国私人部门持有的美国资产,即

美国对外国私人部门的债务,主要包括外国公司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外国银行部门对美国的债权。“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外国私人部门对美国投资数量逐年递增,增长了7倍之多,1990年仅为20290.90亿美元,到了2007年投资金额高达145269.03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19]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发生债务危机,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进行美元贬值,减少甚至消灭自身的债务,由此势必导致风险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由此可见,由美元为“货币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利于美国对全球盘剥的金融体系,它不仅有利于美国实现自身债务的转移,也使其所造成的风险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第三,由于世界的商品交易大多数是以美元结算的,主要大宗商品标价货币也都是美元,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又大多设在美国,因此受到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规则的支配和投机操控。美元增发将导致美元实际价值的跌落,由此进一步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或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又带动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成本上涨,由此直接增加了世界各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成本。以粮食价格指数为例,2006年世界粮食价格指数为100点,但2007年就上涨到167点,2008年又快速上涨到238点,2009年后,棉花、玉米、小麦、糖、食用油、咖啡及其他农产品和商品的国际价格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高位或已经创出新高,能源、金属和其他贵金属价格均出现了持续的上涨^[20],这相当于向世界各国输入了通货膨胀,实质上就是美国对世界资源和财富的掠夺。

四 几点结论与思考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从本质上看依然是资本的危机。资本的最高宗旨就是获取利润,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刺激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而资本的扩张一旦受阻,危机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产业资本;二是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工业文明”取代了封建经济的“农业文明”以后,工业资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然而,随着产业资本的扩张,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联系越发紧密,由此导致金融资本的产生。金融资本产生之后,一方面通过向产

业资本提供资金或协助产业资本筹集资金,继续分享着产业资本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融工具投机,为获取高额的收益,在全球横行游荡,它在促进全球金融化的同时,也成为全球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金融资本的发展不仅导致金融全球化,也重构了当代世界的经济结构,即“中心—外围”以及实物资本反向流动循环逻辑关系的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使金融危机得以持续蔓延,而在这种结构中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又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有力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四年来,危机依然持续发酵的真正根源。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各个国家都已经采取诸多措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突,但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后果没有被世界各国完全消化之前,危机将依然持续,而且在未来,这种状况必然会不断重现。

第三,虚拟经济虽然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取利润,但虚拟经济本身不会创造价值,其获取利润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实体经济,其本质是对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的分割,是实物资本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实体经济的基础作用,贯穿于虚拟经济发展的始终。同样,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所倚恃的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实物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虚拟化和空心化的现实,一方面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重重危机,只要危机在其“脆弱的一环”中爆发,就可能导致危机的迅速蔓延;另一方面,由于失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扩张注定不能持久,人们必然会思考和采取有效举措对全球金融资本进行调度,改变这种世界经济结构,以走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和困境。

第四,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吸取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运用社会主义力量,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到实体经济之中,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同时收入分配应更多向劳动倾斜,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德)鲁道夫·希法亭. 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项卫星,王达. 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1,(7).
- [3]宗寒. 西方金融危机告诫了我们些什么[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1).
- [4]何秉孟. 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10,(2).
- [5]何顺果.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夏云. 西方文明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 [8]宗寒. 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J]. 求是,2012,(4).
- [9]费利群. 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J]. 山东社会科学,2010,(10).
- [10]金雪军,王义中. 非对称金融全球化、次贷危机与全球新型金融危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 [11]丁冰. 略论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J]. 福建论坛,2010,(3).
- [12](孟)穆罕默德·易拉赫,(美)罗伯特·恩格尔.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13]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 2008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全球化、区域经济与世界热点问题[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14]联合国:2009全球FDI预计下降30%—40%[EB/OL]. [2009-09-18]. 新浪财经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918/06376766182.shtml>.
- [15]罗箐宇,金玉静,许坤.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2).
- [16]尹中立. 2012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产能过剩[EB/OL]. [2012-05-15].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5/15/c_123129026.htm.
- [17]程恩富. 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2).
- [18]洪平凡.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盘剥发展中国家[N]. 人民日报,2012-05-03.
- [19]周泽红. 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析[J]. 探索,2009,(4).
- [20]谢志超.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检验[J]. 天府新论,2012,(2).

The Reason for the Global Spread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Financial Crisis

KUAI Zheng-ming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Marxism Research Institut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for the global spread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financial crisis lies first in the closer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s due to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secondly in the worldwide surplus of production due to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of “center-edge” which makes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 last in that the US dollar-center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become the too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nsfer its crisis to other nations.

Key words: capitalism;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spread; reasons

[责任编辑:刘萍萍]